

《天地瑞祥志》編纂研究：以與其他類書的關係考察爲中心

佐 野 誠 子

前言

《天地瑞祥志》是唐代薩守眞所編纂的天文類書，成書於唐高宗麟德三年（666）。其書在中國現有的目錄上無任何記載，在日本平安時代藤原佐世編纂的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》天文類卻有著錄，而現今僅存日本江戶時代抄本和其忠實謄本（即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本）。¹

《天地瑞祥志》所引用之文獻豐富繁多，經史子集都有。但是，依門類內容，其引書傾向有些不同，筆者特別注重的是《天地瑞祥志》的若干門類中所徵引的六朝志怪的內容。

筆者以前整理過《天地瑞祥志》所引用之志怪，一共多達52所引用，其中12條即是無所見其他書的新出佚文，是比較珍貴的資料。²雖然如此，筆者又認爲，薩守眞並不一定親自看當時的志怪原書而徵引的。因爲《天地瑞祥志》裏可以看到依據某種類書（並且是已經失傳的類書）而徵引的痕跡。因此，筆者試圖以在《天地瑞祥志》中有志怪引用的第十四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爲對象，調查其引用文獻順序和與其他類書重複的情況，釐清薩守眞究竟是如何參考類書，從而探究《天地瑞祥志》爲何徵引志怪記載等的原因。

一、六朝類書編纂歷史和唐宋類書之關係

在唐初薩守眞編纂《天地瑞祥志》以前，魏晉南北朝時代就有幾種類書存在。從魏代《皇覽》開始編纂類書以來，在六朝編纂過多達十一種以上的類書。³

類書往往抄襲以前的類書。官撰的綜合類書（這指無特定的題目之下編纂的類書）比較常有這種現象。梁普通四年（523）徐勉等編纂了《華林遍略》。篇幅很廣，多達七百二十卷。引用文章的時候，《華林遍略》依據經、子、史、集的順序而排列。這本是六朝類書的代表。然後，北齊武平四年（573）祖孝徵等編纂了《修文殿御覽》三百六十卷，《修文殿御覽》參考了《華林遍略》，而卷數只有其一半，風格類似《華林遍略》摘要版。除此之外《修文殿御覽》還引用字書，並且其引用順序也做了些許更改，變爲經、字書、史、子、集。⁴並且《修文殿御覽》將‘事’、‘文’記載分開，這成爲了後世類書“事前文後”之先河。⁵這兩種類書已經失傳，現在只能窺見部分佚文而已。

到唐代，又編纂了新的類書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武德七年（624）歐陽詢編纂的《藝文類聚》一百卷。《藝文類聚》歐陽詢序文說：“其有事出於文者，便不破之爲事，故事居其前，文列于

(1)

後。”⁶其新的特徵是，引用了很多詩賦等文學作品，而引用詩賦時的編輯工作極為慎重，該書裏一條也無重複引用。⁷

在隋唐時，另外還有《北堂書抄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白孔六帖》等綜合性類書，可是與《天地瑞祥志》關係不大，因此在此不作為檢討對象。

到北宋初，太平興國八年（983）李昉等編纂了《太平御覽》一千卷。《太平御覽》根據《修文殿御覽》等類書而增補其內容。⁸與《修文殿御覽》佚文比對時，《太平御覽》比《藝文類聚》更為相似。⁹

六朝唐代還有佛教類書《經律異相》、道教類書《無上秘要》等專業內容的類書。天文術數方面類書，也有唐初的瞿曇悉達《唐開元占經》。這些類書，當然不會完全抄襲綜合類書，可是有的部分參考了綜合類書。而《天地瑞祥志》也是如此，因此在研究《天地瑞祥志》時，要釐清《天地瑞祥志》和《天地瑞祥志》以前的類書之關係。

二、《天地瑞祥志》和類書比對

1. 門類比對

資料1是，《天地瑞祥志》的第十四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的門類目錄。並且標記了每門類是否也見於《藝文類聚》和《太平御覽》。

資料1：《天地瑞祥志》門類和其他類書門類對照表

◎：看到兩處門類、○：有該門類、△：有小門類、×：無門類

*：有占辭、#：有咒符

第十四

1. 音聲：藝×御× 2. 童謠：藝○御○ 3. 妖言*：藝×御× 4. 革俗*：藝×御× 5. 神：藝○御○ 6. 鬼：藝×御○ 7. 魂魄：藝○御○ 8. 物精*：藝×御○

重複比率：《藝文類聚》3/8（38%）；《太平御覽》5/8（63%）

第十七

1. 宅舍*#：藝○御○ 2. 光*：藝×御○ 3. 血*#：藝×御○ 4. 肉：藝○御○ 5. 毛：藝×御○ 6. 衣服*：藝○御○ 7. 床：藝×御○ 8. 劍：藝○御○ 9. 鏡#：藝○御○ 10. 鼎：藝○御○ 11. 釜*#：藝×御○ 12. 甌：藝×御○ 13. 印璽：藝×御○ 14. 金勝：藝×御○ 15. 環：藝×御○ 16. 玉：藝○御○ 17. 貝：藝○御○ 18. 蘇胡鉤：藝×御○ 19. 山*：藝○御○ 20. 石：藝○御○ 21. 船：藝○御○ 22. 金車：藝×御× 23. 根車：藝×御× 24. 象車：藝×御× 25. 山車：藝×御× 26. 烏車：藝×御× 27. 威車：藝×御×

重複比率：《藝文類聚》11/27（41%）；《太平御覽》21/27（78%）

第十八

1. 禽綜載*：藝○御○ 2. 鳳凰：藝◎御○ 3. 發明：藝×御× 4. 焦明：藝×御× 5. 鸕鶿：藝×御× 6. 幽昌：藝×御× 7. 鸞：藝◎御○ 8. 吉利鳥：藝×御× 9. 富貴鳥：藝×御× 10. 鸞鴛：藝×御○ 11. 商鴉：藝×御× 12. 鸕鶿：藝×御○ 13. 海鳧：藝×御× 14. 鷺丘：藝×御× 15. 號：藝×御× 16. 跋踵：藝×御× 17. 潔鈎：藝×御× 18. 鳥溪：藝×御× 19. 酸興：藝×御× 20. 蛭鼠：藝×御× 21. 鸚鵡：藝×御× 22. 勝遇：藝×御× 23. 鴟：藝×御× 24. 大鴟：藝×御× 25. 鶉：藝×御× 26. 鶉：藝○御△ 27. 鸛：藝×御△ 28. 鶴：藝○御○ 29. 鸛雀：藝×御○ 30. 鶯：藝○御○ 31. 鳶：藝○御○ 32. 鳧：藝○御○ 33. 鶉鴝：藝×御○ 34. 鶯：藝×御○ 35. 鴉：藝×御× 36. 鶉：藝○御○ 37. 白鶯：藝○御○ 38. 世樂：藝×御△ 39. 鷄*：藝○御○ 40. 雉#：藝◎御○ 41. 烏*#：藝◎御○ 42. 鵲*：藝○御○ 43. 鶉：藝×御○ 44. 鶉鴝：藝×御○ 45. 燕*：藝◎御○ 46. 雀*：藝◎御○ 47. 鶉：藝×御× 48. 鶉鴝*：藝×御× 49. 鶉：藝×御× 50. 鶉鴝：藝×御× 51. 反舌：藝○御○ 52. 戴鶉：藝×御× 53. 鷹：藝○御○ 54. 鶉：藝◎御○ 55. 鳧：藝×御○ 56. 鶉：藝×御○ 57. 梟*：藝×御△ 58. 蟬：藝○御○ 59. 蠅：藝○御○ 60. 螻蛄：藝×御○ 61. 蝴蝶：藝○御○ 62. 蜂*：藝○御○ 63. 螞蟻：藝○御○ 64. 魚：藝◎御○ 65. 龜：藝◎御○ 66. 蚘：藝×御× 67. 蟹：藝×御○ 68. 蟲*：藝×御○ 69. 蜘蛛*：藝○御○ 70. 蝗：藝×御○ 71. 蚯蚓：藝×御○ 72. 蟻*：藝○御○ 73. 螻蛄：藝×御○ 74. 蝦蟇：藝×御× 75. 射妖：藝×御×

重複比率：《藝文類聚》28/75（37%）；《太平御覽》42/75（56%）

第十九

1. 獸綜載*：藝×御○ 2. 麒麟：藝○御○ 3. 象：藝○御○ 4. 馬：藝◎御○ 5. 牛：藝○御○ 6. 羊#：藝○御○ 7. 犬*#：藝○御○ 8. 虎#：藝○御○ 9. 狼：藝○御○ 10. 熊：藝○御○ 11. 猪#：藝○御○ 12. 麋：藝×御○ 13. 麋：藝×御○ 14. 麋：藝○御× 15. 麋：藝×御× 16. 鹿：藝◎御○ 17. 麋：藝○御○ 18. 駿牙：藝×御× 19. 狐*#：藝◎御○ 20. 菟：藝×御○ 21. 猿：藝○御○ 22. 狸：藝×御○ 23. 獮：藝×御× 24. 獮：藝×御○ 25. 犀：藝○御○ 26. 解豸：藝×御○ 27. 兕：藝○御○ 28. 白澤：藝×御× 29. 狡：藝×御× 30. 比肩：藝○御× 31. 周巾：藝×御× 32. 角單：藝×御× 33. 力：藝×御× 34. 長舌：藝×御× 35. 狒：藝×御× 36. 朱厭：藝×御× 37. 犴：藝×御× 38. 朱儒：藝×御× 39. 蜚：藝×御× 40. 蝟：藝×御× 41. 鼠*#：藝○御○ 42. 龍#：藝◎御○ 43. 蛇*#：藝○御○ 44. 蛟螭：藝○御○

重複比率：《藝文類聚》22/44（50%）；《太平御覽》27/44（61%）

顯然這些門類並不都與《藝文類聚》和《太平御覽》重複。而和《太平御覽》的重複比《藝文類聚》的重複門類數量更多。因此，將《天地瑞祥志》比對類書時，不僅需要與《藝文類聚》

比對，還需要與《太平御覽》比對。

另外，我們容易發現《天地瑞祥志》的很多門類都不見於《藝文類聚》和《太平御覽》。《天地瑞祥志》門類數量，特別是第十八、十九中的禽獸門類的數量和種類大幅度超越了這兩本類書。此外，《天地瑞祥志》還有大門類之下的小門類。例如，第十八〈雞〉門類之下有玉雞、山雞、神雞、天雞、粉雞、裸雞、客雞、石雞，第十八〈蟬〉門類之下有蝸娘、蜻蛚、截第蛚、蛻寒蛚、蝨馬蛚、蛻沐、蛻螭，第十九〈馬〉門類之下有澤馬、騰馬、玉馬、龍馬等。這些小門類與類書都不重複，因此在資料1上不舉這些小門類名稱。

總起來說，《天地瑞祥志》第十八、十九的門類數量超過類書，而這些只有《天地瑞祥志》中存在的門類，其記載比較簡單，只有注音或只引用1條文章等。這些門類大概本來有插圖，現在的抄本中也偶爾看到插圖，而有時只有空白而無插圖之處，又有時有既無插圖又無空白之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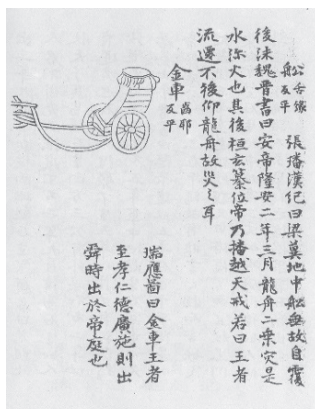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第十七22b 有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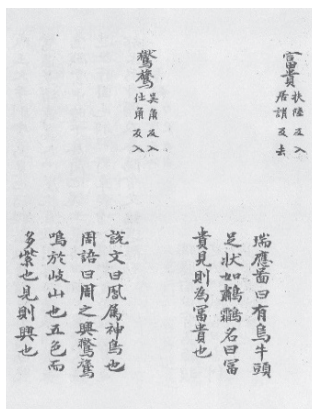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第十八8b 有空白無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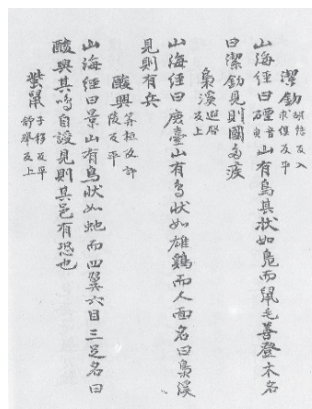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第十八10b 無空白無圖

《天地瑞祥志》的原書大概用插圖來表示瑞祥物的外表。現有插圖的門類中，唯一的引文主要來自《山海經》、《瑞應圖》等書。特別是第十八的發明、焦明、鸛鶴、幽昌之四種瑞鳥的記載，現在只見於《天地瑞祥志》和敦煌文書而已。¹⁰據此可知，《天地瑞祥志》本來就有很多瑞祥插圖，而在抄寫過程中，部分脫漏了，現在只存若干部分而已。

2. 分類排列引用書籍

《天地瑞祥志》各門類之引用，雖然彼此之間各有差距，可是大致整理為如下：經書／字書／緯書／五行志（以《漢書》五行志（包括顏師古注）為主，另外有《續漢書》、《魏略》、《晉中興書》、《宋書》等史書中五行志之類的災異記錄）／史書／其他文獻（子書、志怪、詩賦等）／占辭／咒符。

每門類並不引用上舉的所有種類的文獻和資料。五行志等記載不太見《藝文類聚》等類書，

筆者認為對於這些部分，薩守真應是直接看史書而徵引的。占辭和咒符也不見於一般類書，是《天地瑞祥志》獨有的內容，而其類似的寫法也能在敦煌文書裡見到（但是其文字很少重複）。這是《天地瑞祥志》為了整理瑞祥災異情報而編纂的。

刪掉相關五行志和占辭、咒符記載，《天地瑞祥志》的引用順序是：經書、字書、緯書、史書記載、其他文獻（子書、志怪、詩賦等）。筆者認為這順序似乎比《華林遍略》更近似於《修文殿御覽》。

3 · 在第十四〈鬼〉門類中有參考《御覽》的痕跡

資料 2 是第十四《鬼》門類的引書目錄，附加與《藝文類聚》和《太平御覽》等類書重複情況等。

資料 2：《天地瑞祥志》第十四《鬼》門類的引書目錄（小門類名稱，筆者所附上的）

1. 鬼總論

- (a) 《爾雅》（《太平御覽》卷 883《神鬼部鬼》）
- (b) 《韓詩外傳》（《太平御覽》卷 883《神鬼部鬼》、《法苑珠林》卷 6 引《御覽》）
- (c) 《禮記》祭義（《太平御覽》無引用、《法苑珠林》卷 6 引《御覽》）
- (d) 《抱朴子》（《太平御覽》卷 883《神鬼部怪》、《法苑珠林》卷 6）
- (e) 《墨子》（《太平御覽》卷 883、《法苑珠林》卷 71）

2. 志怪中的鬼話

- (a) 《列異記》：含冤骷髏（佚文）
- (b) 《續搜神記》(1)：鬼在家裏作祟（《搜神後記》卷 7、《法苑珠林》卷 46、《太平廣記》卷 324《鬼》引《法苑珠林》）
- (c) 《續搜神記》(2)：鬼向家扔瓦片（佚文）
- (d) 《甄異記》：鬼隱藏家中的物品（佚文）
- (e) 《許遜別傳》：樹上的厲鬼（佚文）
- (f) 《幽明錄》(1)：鄭玄鬼（《太平御覽》卷 883《神鬼部鬼》、《藝文類聚》卷 79《靈異部神》）
- (g) 《幽明錄》(2)：新死鬼（《太平廣記》卷 321《鬼》）

3. 鬼夜哭（《太平御覽》無《鬼夜哭》門類）

- (a) 《京房易》（《唐開元占經》卷 113《鬼吟哭》）
- (b) 《金海》（佚文）
- (c) 董仲舒《五行逆順》（《太平御覽》卷 883《神鬼部鬼》）
- (d) 《淮南子》：倉頡作書、鬼夜哭（《太平御覽》卷 883《神鬼部鬼》等多見引用）
- (e) 《晉陽秋》（《太平御覽》卷 883《神鬼部鬼》）

4. 桃除鬼

(a) 《莊子》(《藝文類聚》卷86《果部桃》)

(b) 《括地圖》(梁宗懷《荊楚歲時記》正月七日隋杜公瞻注、《太平御覽》卷29《時序部元日》等有多見引用)

參考：《太平御覽》卷883、884《神鬼部鬼》之引書目錄

卷883：《易》、《左傳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·郊祠志》、《漢書》、王隱《晉書》、《續晉陽春秋》、《晉書》、《晉陽春秋》、崔鴻《十六國春秋》、《宋書》、《梁書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淮南子》、董仲舒《五行逆順》、《風俗通》、《抱朴子》、《玄中記》、《神異經》、《齊諧記》、《論衡》、《幽明錄》

卷884：《異苑》(第十四《神》門類所引用的紫姑見於此)、《世說》、《列異傳》、《搜神記》、《文士傳》、《南中八部志》、《續搜神記》、《語林》、鄧德明《南康記》、《述異記》、《志怪》、張衡《東京賦》

可知1. 鬼總論的部分和3. 鬼夜哭部分與《太平御覽》重複很多。第十四《神》門類也是如此。兩者都可能參考《太平御覽》之藍本《修文殿御覽》了。

還有更多能證明這個推測的證據。《鬼》門類中連續引用的1.(c)《韓詩外傳》和1.(d)《禮記》祭義部分，同樣見到唐代釋道世編纂的佛教類書《法苑珠林》卷6中，而在《法苑珠林》中引用後有注：“右此四驗出其《御覽》。”¹¹《法苑珠林》成書於總章元年(668)左右，與《天地瑞祥志》只晚兩年而已，幾乎同時出爐。所以，《法苑珠林》參考《天地瑞祥志》的可能性相當少，而唐代當然還沒有《太平御覽》。因此，《法苑珠林》中所見的《御覽》一定指《修文殿御覽》。¹²這會意味著編纂《天地瑞祥志》時，大該參考過《修文殿御覽》(或不是《修文殿御覽》的，參考過該書的別的類書)。

4. 詩賦贊等文學作品引自《藝文類聚》

《天地瑞祥志》第十八、十九，其門類以鳥獸蟲等動物為主，而引用共有32條詩賦贊等文學作品。其中29條的引用文獻和引用範圍(還有引用複數時的引用順序)與《藝文類聚》重複。

《天地瑞祥志》，引用詩賦等文時，基本上舉文體名稱、時代、作者。這種寫法也是與《藝文類聚》相同的。《藝文類聚》成書於武德七年(624)，比《天地瑞祥志》早四十多年。因此薩守真可能參考《藝文類聚》。並且，《天地瑞祥志》和《藝文類聚》的重複之間，除了一首古詩以外，其他都前者引文字數不會超過後者的引文字數。

還有，第十八《魚》門類，最後引用晉王肅《賀瑞應表》的兩個片段，前者又見於《藝文類聚》卷99《祥瑞部魚》門類。後者的引文，其實並不是《賀瑞應表》之文，而是《易》中所見的文字，並且這些文字其實也見於《藝文類聚》的其次門類《祥瑞部鼎》之第一條《易》之引文。這也證明《天地瑞祥志》是參考《藝文類聚》而引用。薩守真參考《藝文類聚》時，將《易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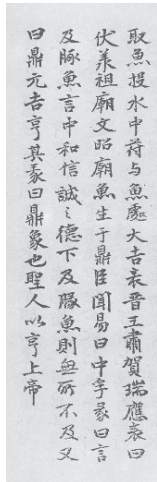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第十八38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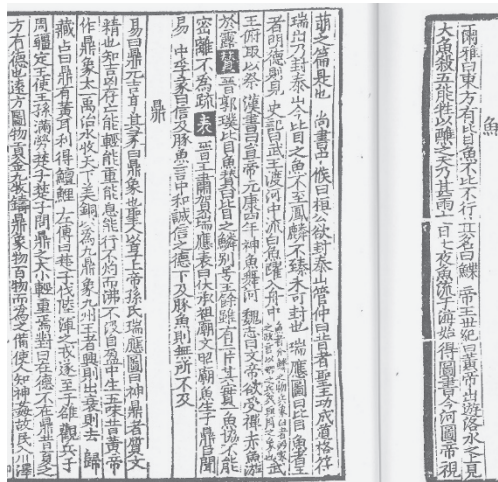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《藝文類聚》卷99《祥瑞部》

的文字，誤認爲（或者他所參考的《藝文類聚》抄本已有錯誤）〈賀瑞應表〉的文字，而寫“又曰”的。

《藝文類聚》序文中，只說“專取其文，《皇覽》、《遍略》”，¹³沒有舉《修文殿御覽》的書名。依據劉安志的《修文殿御覽》的輯佚，¹⁴其中所見的部分詩賦，又見於《藝文類聚》，可知，《藝文類聚》的詩賦引用，或許參考了《修文殿御覽》之前的《華林遍略》。雖然如此，引用詩賦時，先舉王朝名的寫法，並不見於《修文殿御覽》、《華林遍略》佚文中，而是《藝文類聚》特有的，而《天地瑞祥志》引用詩賦時的寫法也與《藝文類聚》相同。據此可知，《天地瑞祥志》引用‘文’的部分，參考了《藝文類聚》的可能性更高。《天地瑞祥志》大部分選擇是與祥瑞有關的文學作品。

我們還應該考慮與《藝文類聚》不重複的4則‘文’之引用：其一，第十八《禽總載》所引用的古詩（即古詩十九首〈日日重行行〉）：“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，去日已遠，衣帶日已緩。”¹⁵在《藝文類聚》卷90《鳥部》門類上之只引用了該詩的前兩句：“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”¹⁶而已，（《藝文類聚》卷39《人部別》引用該詩全篇）。；其二，第十八《鳥》門類所引用的吳薛綜〈赤鳥頌〉：“赫赫赤鳥，惟日之精。朱羽丹質，希世而生。奮迅六翮，集於天庭。昔在周武，以照聖明。順天伐罪，殷民稱臣。奄有四海，王業以成。今我大吳，千載齊聲。凶孽方掃，神鳥吉祥。六合一統，流化太平。”¹⁷《初學記》卷30、《太平御覽》卷920、《事類賦》卷19等有〈赤鳥頌〉的引文，但都引用到“希世而生”爲止，在其他文獻中沒有看到“奮迅六翮”以下十四句。因其內容和押韻情況，這是只留在《天地瑞祥志》的〈赤鳥頌〉新出佚文。¹⁸；其三，第十八《雞·石雞》門類引用了的孫綽〈望海賦〉。可是這不是〈望海賦〉本文，是注文。因爲，《天地瑞祥志》的引文，又見於《太平御覽》卷918《羽族部雞》門類孫綽〈望海賦〉引文的割注。本文是：“石雞清響以應潮，慧軀輕近以遠潔。”¹⁹這一定是賦中句子。割注是石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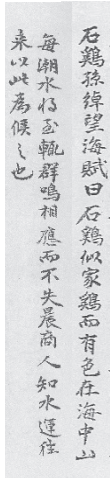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第十八18b19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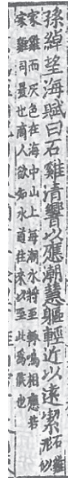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《太平御覽》卷918 10b

的說明：“石雞似家雞而有色。在海中山。每潮水將至，輒群鳴相應而不失辰，商人知水運，往來以此為候。”²⁰這個句子，很明顯非賦。《石雞》門類是在上文所說的小門類，這一段文字只是小門類名稱的解說而已。筆者推測，這是薩守真引用句子（這大概從《修文殿御覽》）時，漏了“注”的文字。其四；第十九《鹿》門類引用了薛綜〈白鹿頌〉；“皎皎白鹿，體質馴良。其色皓曜，如鴻如霜。武不觚觸，仁不擇兵。在樂思舊，鳴我友朋。君子作歌，垂之篇章。太平之期，休祥無強。”²¹。《初學記》卷29引用吳薛綜〈白鹿頌〉，本文到第四句“如鴻如霜”為止，在其他文獻中沒

有看到“武不觚觸”以下八句。因其內容和押韻情況，這是只留在《天地瑞祥志》的〈白鹿頌〉新出佚文。²²因為不見到其他文獻裡，第五句中的手寫“觸”字，字書不見，不知本來指哪一個字。從對句的結構來推測與鹿角有關的意思。

《天地瑞祥志》、《太平御覽》各自都有從《修文殿御覽》引用。實際上《修文殿御覽》佚文18條詩賦等文中，有16條全部錄入《太平御覽》。²³

薩守真基本上引用‘文’時，參考《藝文類聚》，可是，有的‘文’引自《修文殿御覽》。

在《天地瑞祥志》第十四、第十七中基本上沒有見到詩賦等引用（第十四〈魂魄〉是例外，引用《楚辭》〈招魂〉，此處在後文再檢討）。在《藝文類聚》與第十四、十七門類重複的內容中，存在引用詩賦等資料（舉例來說，《藝文類聚》《神異部神》門類引用宋玉〈神女賦〉）。不知為何這些門類中，無徵引‘文’。

5. 引用‘事’時，並不參考《藝文類聚》

《藝文類聚》卷98和卷99是《祥瑞部》，其中的小門類大都見於之前的禽部、獸部等中的小門類。換言之，《藝文類聚》將一個門類，分開為一般的記述和祥瑞記述，鳳凰、烏、狐等便是如此（即資料1中的◎）。《太平御覽》卷872和卷873也有《休徵部》，而且有小門類，但是只有日、月、星、地等自然現象和朱草、芝、蘭等草類而已，無包含禽獸的祥瑞。

《天地瑞祥志》和《藝文類聚》比對時候，就發見這樣在《藝文類聚》分別排列的引文，集合在《天地瑞祥志》的一個門類裏。資料3是《天地瑞祥志》第十八《烏》門類和第十九《狐》門類中引文之與《藝文類聚》和《太平御覽》所重複的情況，據此可知，《天地瑞祥志》和《藝文類聚》的重複，沒有偏向《藝文類聚》的某一個卷，一般門類和祥瑞門類的兩處都有重複，而這些引文的大部分又見於《太平御覽》裏。這也意味著《天地瑞祥志》中‘事’引文，沒有參考

《藝文類聚》而都是來自《修文殿御覽》的。

資料 3：引書內容和《藝文類聚》和《太平御覽》重複情況

《天地瑞祥志》〈鳥〉	《藝文類聚》	《太平御覽》	《天地瑞祥志》〈狐〉	《藝文類聚》	《太平御覽》
爾雅	×	×	說文	95	○
禮計威儀	99	○	玄中記	×	○
瑞應圖	99	×	名山記	95	○
抱朴子	92	○	抱朴子軍術	×	×
古今注	92	○	瑞應圖	99	×
墨子	99	○	周書	99	×
孝經援神契	99	○	尚書大傳	99	×
蜀季書	92	×	班固幽通賦注	99	×
洪範五行傳*2	×	×	孝經援神契	99	○
京氏曰	×	×	元命苞	×	×
南越記	92	○	魏略	99	○
占辭	×	×	魏書	×	×
呪符	×	×	瑞應圖	×	×
詩梁朱超城上鳥詩	92	×	占辭	×	×
隋虞世基晚飛鳥詩	92	×	呪符	×	×
吳薛綜赤鳥頌	×	○	郭璞九尾（狐）贊	95	○

雖然有時《天地瑞祥志》‘事’引文，也會重複於《藝文類聚》。第十七《劍》門類所引用的《吳越春秋》區冶子所鑄名劍記載，雖然見於《吳越春秋》卷4《闔閭內傳闔閭》，可是文章與《藝文類聚》卷60《軍器部劍》所引用的《吳越春秋》更為相似。這似乎是引自《藝文類聚》的，但是《太平御覽》卷343《兵部劍》中也能看到同一文章片段。就是說，唐前類書中已經有同一的《吳越春秋》之文，而各自類書則引用自唐前類書的。

6·《天地瑞祥志》中的與類書不太重複的門類和志怪引用

《天地瑞祥志》並不只參考‘文’之《藝文類聚》和‘事’之《修文殿御覽》。

第十四《魂魄》門類，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太平御覽》都有其門類，可是，《天地瑞祥志》不與這兩本類書重複，只引用《春秋左氏傳》和《楚辭》〈招魂〉而已。其〈招魂〉引用，越往後越簡略了。並且引用了王逸注以外，偶爾引用京房、洪範等的言說。筆者認為這是沒有依據類書而謹守真自己編纂的。

資料 2 第十四《鬼》門類 2. 志怪引文部分中的 7 條鬼話，其中只有 1 條纔見於《太平御覽》《神鬼部鬼》門類，其中 4 條則是不見於任何書籍的新出佚文。可以得知，《天地瑞祥志》的志怪引用時，基本上連續引用。這至少表示當時志怪被認為同一個文類。這亦或許有依據別的類書

而引用的可能性。

資料4第十七《血》門類，也是比較連續地引用了志怪資料。《藝文類聚》中無《血》這一門類，但《太平御覽》卷375《人事部血》中也引用史書中血的相關記載，志怪部分只引用了《幽明錄》中的1篇。而《天地瑞祥志》中《血》門類中的志怪引文和史書中所見的關於血這一凶兆的記載，却都不見於該卷，而見於《太平御覽》《妖異部怪》和《太平廣記》《妖怪》卷、還有一些並未見於其他書籍的佚文。從其連續引用這一特點來看，可推斷是依據某一種已經失傳了的類書進行引用的。

資料4：第十七《血》門類中連續引用志怪部分和其出處

- (a) 《幽明錄》：衣服悉是血（《太平御覽》卷885《妖異部怪》、《太平廣記》卷360《妖怪》引《幽明錄》）
- (b) 《異苑》：晚上門戶前聚血（《異苑》卷4，《太平廣記》卷360《妖怪》引《異苑》）
- (c) 《述異記》：出現似牛心的凝血（佚文）
- (d) 沈約《宋書》：床上有數升血（卷71江湛傳，《太平御覽》卷706《服用部床》引沈約《宋書》）
- (e) 《續搜神記》：出現帶血人頭（《搜神後記》卷8。《太平御覽》卷885《妖異部怪》）
- (f) 《幽明錄》：出現流血人頭（佚文）
- (g) 呪符

由於類書的分類並不完整，因而現在無法知曉《修文殿御覽》中的血凶兆的記載是否進行了獨立編輯。

第十九《鼠》門類，總共有4處引用了志怪文獻，但並不是連續引用的。《玄中記》中的兩處分別引自不同的地方，因為《鼠》門類的最後還附有一項《伏翼》（即蝙蝠）（在卷頭標題上也標注有：“鼠〈割注：服翼附見〉”）²⁴。

《鼠》這一部分中，比較有趣的一點是占辭中的注裏引用了《搜神記》中的描述。

正文：賊人手見繫及亡逝。

注：《搜神記》曰：高平劉夜臥，鼠嚙其手之中指，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，後三寸爲田字。

方一寸，使露手臥。其明有大鼠伏死。其手之前也。²⁵

《天地瑞祥志》《鼠》門類中比較多見註釋，而《抱朴子》等的註釋則見於《太平御覽》《鼠》等的引文中。但此占辭注文中所引用的《搜神記》，並未見於《太平御覽》《鼠》的部分。同一記載又見於《太平御覽》卷885《妖異部怪》：

（《搜神記》）又曰：淳于智字叔平，濟北人。性沉深，有惠義。少為書生，善《易》。高平劉彩，夜鼠嚙其左手中指，意甚惡之。以問智，智為筮之，曰：“鼠本欲殺君而不能，當相為使之反死。”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三寸，為田字，辟方一寸。使露手以臥，其夜，大鼠伏死手前。²⁶

這條記載又見於《太平廣記》卷440《鼠》，引自《搜神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卷370《人事部手》、卷727《方術部筮》引自王隱《晉書》，雖然有若干處文字差異，但都有淳于智的名字記載。²⁷《天地瑞祥志》中所引用的文章，較這些類書所引用的《搜神記》或王隱《晉書》的內容篇幅較短，且刪除了淳于智占卜的記載，這似乎是薩守真進行的個性化編輯。

另外，《天地瑞祥志》中共有9條引自《搜神記》的文章，其中3條見於薩守真的注文中。其他的志怪文章則并未見於《天地瑞祥志》注文中。或許六朝志怪中只有《搜神記》被薩守真私藏，因此他得以引用其為注文。

結論

《天地瑞祥志》各門類（有時門類之內）其構成不同。這反映其參考類書之不同。該書的基本思想是天文現象和其所導致的瑞祥和災異。因此，該門類見到以前的類書時，會參考了過去的類書之內容。其主要參考類書即是《修文殿御覽》，詩賦贊等‘文’引用或許參考過《藝文類聚》。薩守真所關心的瑞祥和災異，不限於五行志中所見的與國家關係的現象，還關心於個人面臨的瑞祥和災異。五行志裏基本上沒有個人面臨的災異記錄，在六朝志怪中纔有相關記載，所以他引用了志怪記載。而薩守真所參考的志怪資料，至少可以說，沒有參考現存的類書，因此有很多新出佚文。並且其連續引用情況，可以推測薩守真參考過已失傳類書（《修文殿御覽》或其他的類書）之在後世沒有被利用的部分。

* 這篇論文得到科學研究費5～12世紀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〈術數文化〉の深化と變容（編號：20H01301）的資助。

** 插圖出處

圖1～4、6：《天地瑞祥志》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本

圖5：《宋本藝文類聚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

圖7：《太平御覽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0年

作者對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同意刊登插圖表示衷心的謝意。

注釋

1 參見水口幹記：《日本古代漢籍受容の史的研究》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2005年，和同氏：《日本珍藏唐代佚書《天地瑞祥志》略述》，《文獻》2007年1期，頁165-172。

- 2 參見拙作：《〈天地瑞祥志〉所引志怪資料について》，《名古屋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》第29輯，2015年，頁177-192。文中指出的僅有50條，然後筆者又發現看漏的2條資料。其中《搜神記》的佚文是其他書無所見的。
- 3 關於魏晉南北朝類書編纂的歷史，參見劉全波：《魏晉南北朝類書編纂研究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18年等書。
- 4 勝村哲也：〈藝文類聚の條文構成と六朝目録との關聯について〉，《東方學報（京都）》62，1990年，頁102。
- 5 劉安志：〈關於中古官脩類書的源流問題〉，《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，頁276。
- 6 歐陽詢編：《藝文類聚》（《宋本藝文類聚》）〈序文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影印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南宋紹興刻本，頁2。
- 7 大淵貴之：《唐代敕撰類書初探》，東京：研文出版，2014年，頁43。
- 8 周生傑：《太平御覽研究》，成都：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，2008年，頁383-398。
- 9 森鹿三：〈修文殿御覽について〉，《東方學報（京都）》36，1964年，頁254-259。
- 10 松浦史子：《漢魏六朝における〈山海經〉の受容とその展開》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2011年，頁258。
- 11 《大正藏》53-316-c。在《法苑珠林》中，《韓詩外傳》和《禮記》祭義之後還引用了《十六國春秋前涼錄》和《神異經》，因此說：“四驗”。
- 12 釋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蘇晉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點校本，卷6，頁201也說如此。劉安志：〈《修文殿御覽》佚文輯校〉，《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（原刊論文發表於2012年），採錄《法苑珠林》卷六的引文，而加以考察《修文殿御覽》和《法苑珠林》之關係，頁306-307。
- 13 《藝文類聚》，頁1。“遍”原作“徧”，隨實際書名改。
- 14 劉安志：〈《修文殿御覽》佚文輯校〉，頁291-317。
- 15 薩守真：《天地瑞祥志》第十八，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昭和七年（1932）抄本，3b。
- 16 《藝文類聚》，頁2309。
- 17 《天地瑞祥志》第十八，24a。
- 18 嚴可均校輯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8年，薛綜〈赤烏頌〉也只引用“赫赫赤烏，惟日之精。朱羽丹質，希世而生”四句而已，無“奮迅六翻”以下句子，第2冊，頁1411-1412。
- 19 李昉等編：《太平御覽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0年影印南宋蜀刊殘本等，第4冊，頁4074。
- 20 《天地瑞祥志》第十八，18b-19a。《太平御覽》中所見的引文，若干文字不同。
- 21 《天地瑞祥志》第十九，22b。
- 22 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只引用“皎皎白鹿，體質馴良。其色皓曜，如鴻如霜”的四句而已，無“武不觝觸”以下句子，第2冊，頁1411。
- 23 劉安志：〈《華林篇略》乎？《修文殿御覽》乎？：敦煌寫本P.2526號新探〉，《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叢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（原刊論文發表於2013年），頁247-248。
- 24 《天地瑞祥志》第十九，1a。
- 25 《天地瑞祥志》第十九，34a。
- 26 《太平御覽》卷885《妖異部怪》，頁3931下欄。
- 27 干寶撰，李劍國輯校：《搜神記輯校》卷3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年點校本，頁40。

關鍵詞：《天地瑞祥志》、志怪、類書、《修文殿御覽》、《藝文類聚》

Abstract

A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of *Tiandi Ruixiang zhi* (*Category book on an auspicious sign seen in the Heavens and on the Earth*): Focusing 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ategory books

SANO, Seiko

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, the astronomy category book *Tiandi Ruixiang zhi* (天地瑞祥志; *Category book on an auspicious sign seen in the Heavens and on the Earth*) edited by Sa Shouzhen (薩守真) in 666 has many quotation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*zhiguai* (志怪; strange writings), some of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other books.

In this paper, I explore the origins of Sa Shouzhen's resources.

While comparing *Tiandi Ruixiang zhi* with other books, I found that the largest portion of *Tiandi Ruixiang zhi* is based on the lost category book *Xiuwendian Yulan* (修文殿御覽; *Imperial Speculum of the Hall of the Cultivation of Literature*) on the Northern Qi dynasty, while the poetry section at the end of every category contains a few poetry quotes that are probably based on the book *Yiwen Leiju* (藝文類聚; *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rranged by Categories*) edited by Ouyang Xun (歐陽詢) in 624. In addition, its *zhiguai* articles are mainly quoted from *Xiuwendian Yulan* or other lost category books, but three articles from the famous *zhiguai Soushen ji* (搜神記; *In the Search for the Supernatural*), which remain now only in the rearranged version, have been quoted by Sa Shouzhen in *Tiandi Ruixiang zhi* and clearly show Sa Shouzhen's personal abridgment of the text. This suggests that Sa Shouzhen may have had access to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*Soushen ji* and quoted from it.

Keywords: *Tiandi Ruixiang zhi*, Strange Writings, Category book, *Xiuwendian Yulan*, *Yiwen Leiju*